

旁遮普集  
2019

## 致武漢的江

在黃昏的時候  
才能捕捉那多刺的魚  
我們捕捉到等待本身  
失望于捕捉本身  
遺忘于失望本身  
這便是生活複雜的骨骼  
被夕陽融化之後  
終於可以食用

剩下的夕陽  
用來融化我的魚綫  
絲絲散進波浪

他們說啊  
我吐出來的  
都是詩  
可是我小心吮吸的  
却是血肉  
慌忙留下的  
只有骨架

我的鈎也是我的錨  
向深不見底的古井打水  
有人聽見沉底的悶響  
那是我和無名者的角力

我的宿命也是我的网

孤燈沉了江底

夙願升了天堂

留下放燈的手指

继续流浪

綠森森地腫脹

填满夜的边疆

當歸船的晨號響起

我整晚的收穫

也不能阻止我

拒絕太陽

就像我拒絕忙碌

拒絕奮鬥

也拒絕彷徨

我唯一接受的

只有我笨重的錨

和沉默的江

## 痛苦和煩躁

煩躁是一隻頭虱  
痛苦是一片影子  
沒有人出生就帶著頭虱  
但都帶著一片影子  
那是永恆的痛苦  
代代相傳

人類過分熱愛他們的頭髮  
就像頭虱熱愛人類  
頭髮越抓越多  
頭皮越撓越癢  
這是和尚不會有的煩惱

有時候頭虱掉在紙上  
就成了一個標點  
只有等它死了  
才能服務于紙上的詩

頭虱憎恨剪刀  
可對於舉起剪刀的手  
卻是恐懼  
剪刀剪不斷影子  
時間長了  
我們的影子  
也成了頭虱

## 草原

我早已失去的草原  
今天又唤我回去  
我两手空空  
手背结满了果实

我用最苦涩的那颗  
喂饱了失途的老马  
他早就单目失明  
另一只眼  
涌着凌汛的泪水  
等待着雁群  
还有姗姗来迟的  
北斗七星

我唯一的命运  
便是我赤脚而来  
赤脚而奔  
任由草原的虬发  
割伤我脚底的年轮  
是啊  
只有如此  
草原才会跪下绿色的膝盖  
任我收割  
只有如此  
历史才能逐水草而居

像一条永不断流的河

在这条河流的源头

一共有九个太阳

三个照着我的家乡

三对怀孕一个月亮

为此

我必须崇拜雪山和乳房

每日清晨

忍受最高处的烧伤

直到河流下游

出现了阶级

也出现了饥荒

他们谴责的这八个

天命,天意,天殃,天谴,天怒,天罚,天怨,天灾

落在地上

成了天才,天赋,天工,天佑,天祉,天真,天然,天性

最后一个太阳

留在天上

我早已失去的草原

今天又唤我回去

她一直重复着一个古老的名词

那是最后一个太阳的名字

本命年

请别说

那是我从未生活的年代

我一直活着

直到 1990

才从母亲腹中醒来

我想收下那条红腰带

层层裹紧了那把匕首

还给他们

把啤酒还给母亲难产的麦田

还给我的女神宁卡西

她的肤色也如麦田

我把钥匙还给狱卒

多换一晚的安眠

最后我还有一团黑色的雪

雪还给冬天

黑色还给你们的匆匆告别

## 黑鸽子

我的今日飞来一只黑鸽子  
带来明日的阴影  
翅膀之下  
藏着我的昨日  
一张开就消散  
就像那群白鸽  
原创的誓言  
被驯化  
成市井妄谈  
和鸟粪一般  
平淡

鸽子如果失去驯化  
开始啄食自己的影子  
啄食长满了黑色的刺  
只有放松下来  
才是羽毛  
一身黑色的羽毛  
世界上  
所有黑色的羽毛 睫毛 树叶  
都是温柔的  
不接受渲染  
只接受凋落

历史属于白色的鸽子

每天清晨被翻开  
黄昏合上  
还有灰色的种类  
藏在书页间的缝隙  
只有我们的睡眠属于黑鸽子  
在我们诚实的眼睑间  
栖息着它们的羽翼

在雷声均匀的夜空里  
坠下两只  
古老的竹篓  
捕获不到任何的风  
黑色无法向黑色抗争  
但被风吹响的声音  
我听到另一种飞行

垂钓

用细长的欲望垂钓  
欲尝一缕波纹的鲜  
鱼线是味觉的延展  
引诱弱者的微薄礼物  
在挣扎后  
被接受成波纹边缘  
躺平  
成一面镜  
但要打开美味的地图  
我们的牙齿必须服从  
弱者的骨骼

## 练习曲

琴弦如谷物未熟  
等待在丰收中爆裂  
莲花和蝉相拥而死

季节交替的练习  
从麦芒切开泥土开始  
也切开青春的皮肉

留在农民掌心的伤痕  
被晒成田埂  
断成几段鼓点  
拓荒者和传教士的脚印  
被灌满成音阶

向日葵的命运啊  
被反复敲响  
琴弦也在弹奏手指本身  
随秋日升温  
并和巨石轨迹一致

作为惩罚  
高音将再次滚落峰底

## 噩梦

在岩浆到来前我们翘首以盼巨大力量  
冲开困境如冰层迸裂  
巨大力量和不速之客常常并行  
并引出飞碟奇想

飞碟若如俗物焚毁  
便不是飞碟  
在我们复刻另一个星球前  
过分执着于命名每一个陨石坑

然而巨大力量从来和飞碟无关  
切下手指放入溪流  
以尘埃贿赂浩瀚  
偷看到生姜的形状  
竟由庞贝群像搭建

为避免恐慌  
我眼看妇人如收割鳄鱼皮般  
拉起破碎的窗帘  
而纸张彻底燃烧前  
总从一个破洞  
暴露火焰

无人离开房间就像无人赶来救援  
按照人们夸张的口型

打造一条逃生通道  
但注定要在睡眠中塌陷

塌陷是睡眠本身  
背负太多重量的睡眠  
容易塌陷成黑洞  
岩浆滚滚

它吞吐你  
粉碎你  
不可平息  
必然预示一场伟大运动  
然而岩浆依然涌出  
继续

当你看见窗帘终于烧起来了  
“灭火的办法是成为火本身并不以此为疚”  
转过身向观众举杯  
向船员们举杯  
祝愿一切外衣烧得灿烂 骨头烧得辉煌 直到如火焰般  
纯洁 透明

一首歌不幸落水

前年冬天一首歌不幸落水

從湖邊滑落

少女因此沈默

漁夫的兒子在等

春天的裂縫

冬眠許久的音符

混沌的 笨拙的

終於如雪球滾落山坡

漁夫給了兒子最結實的網

傍晚掛滿貝殼

剩下的音符

結成珍珠

買來兩束紅蠟燭

兒子串起珍珠

散落的做成耳環

少女還是啞巴

在蠟燭下一言不發

嘴唇燒著去年的冰

“項鍊是在湖心打的，從最深的窟窿裡”

少女滿眼淚花

“耳環是春天的第一次收穫”

隨著第一股凌汛  
耳環墜落一地  
而漁夫的手在頸後  
已來不及合攏  
屋頂有雪簌簌而落  
啞巴少女唱起了歌

## 美夢

下雨的時候

夢裡的小河就漲起水來

我只有一隻小船

去裝落下的花枝

白花知冷知熱

紅花熱情似火

一片彩雲

高高舉起我的頭顱

我搖著一船的收穫

不拒絕每一朵幸福

白花墜在船尾

紅花戴在船頭

最後一朵

不能被大唐輕易錯過

昭昭有曇

一夜一朵

貪婪是一種選擇

別把美夢辜負

一夜一朵

再有一朵船就要傾覆

那麼就讓它傾覆

讓它傾覆

讓我去水下  
看清每一朵花的姿態  
是含苞下墜  
還是在激流中盛開

看清每一朵花的流向  
是漂入大海  
還是歸於塵埃

而我始終都無法看清  
失去本身就是一條不可更易的真理  
在它的兩頭坐著兩隻船  
一船花  
一船空

而我始終都無法看清  
河底的暗流編成藍色的絲帶  
在我的腦後  
打了一個活結

在絲帶的長度裡  
我度過了我的一生  
一程水路有緩有急  
每一條溪流都在入海口相遇  
每一朵花都變成了我的遠房親戚  
她們來看我  
她們也衣履濕盡

她們圍繞著我的身體  
終於被沖刷上岸  
河水退了很多  
我的胸口在疼  
睫毛潮濕  
我知道  
只有把活結打開  
才能看清  
他們一半在怨恨  
一半在祝福

“伊卡魯斯，春天也忘記了妳的隕落。”

而我蒙著雙眼  
盲目睡去  
在記住最後一朵花香之後  
終於與小河無關

## 小徑

大雨後的驚喜  
是條條新鮮繁忙的小徑  
不設路標  
不問路名  
僅靠氣味找尋

冰心和赤子  
親友與故知  
每一縷都同風一般細  
令人想起老人的頭髮  
編織成的顏色和嗅覺  
那是無意的交叉和重疊  
小徑也是如此

初秋的風不冷不熱  
夜夜打掃的距離  
總是因人而異  
秋風帶雨晚來急  
但它不捨得打掃  
那些短暫匆忙的幸福  
因為短暫  
所以匆忙  
所以探頭探腦  
不知去向  
在覓食與被覓食的殊途中

食客們在此相遇

前方是叢林

身後也是叢林

這些敏捷的旅人啊

目光在左右

在路旁

一首古老的民歌

從腳下的落葉中響起

落葉已經平靜死亡

但落葉之上永遠慌張

危險只在路旁

不在前方

不在前方

旅途中唯一的樂趣

便是拾金有味

因為這一地細碎的陽光

浪費也是浪費

路旁的都被拾起

落在脊背上的

要趁熱還給小徑

它們從黑暗中來

現在要回黑暗中去

在這條窄小的路上

有人踩了新娘的鮮花

濕了新郎的皮鞋  
水紋的中央  
每沈下一個秘密  
灌木的秘密  
這渺小的姿勢便告訴我  
每一次漣漪的結束  
都代表一次忘記  
每一種腳印都會被小徑忘記  
和音樂的永恆相比  
蹣跚只能切分一個半音符  
而橡膠鞋只會蓋上一個巨大的單音  
這些笨拙的技巧  
在小徑裡處處可尋

雨水很快又切斷了交通  
小徑的邊緣  
被夜色準時擦去了  
各色目光在混濁的淺水面上  
打著水漂

我知道  
我們避開小徑  
是因為我們白色的襪子  
而蜥蜴因為洪水無家可歸  
在潮濕的夜裡  
我們的煩惱  
和等待的蜥蜴一般

皮膚潮濕

潮濕如青苔

很快就會長出明日的驚喜

池邊人 (Woman by the Edge)

暴雨下了又停

還沒見泳池邊的老婦

怪誕的泳衣

Bleeding green

Tomatoes rotten

Vegetarian zombie

綠中有紅 紅中帶綠

地攤童話的封皮

包裹著乾癟的身體

一隻老年的氣球

喪失了浮力

Lead balloon emptied

by a gnawing nocturne

unseen

她一動不動

雙手如樹根死去

已成化石 年輕的化石有力

將池沿抓緊

池沿也將她抓緊

我痛苦預知

她不會跳下

也不會回頭

只留給我一個瘦小的背影

包裹在泳衣裡

剩下骨骼的張力  
讓我想起盲鷹  
無法振翅  
也失去了振翅的動機  
發黃的秘密啊  
還是秘密

But apparently  
The suit does not match  
the color of her age  
swim  
swim  
swim across  
She is only swimming in the thoughts of her age  
“Coming of age,” they keep saying  
盲目的青春  
緊接著盲目地老去  
No one is coming of age  
just as no one is coming to the end of any age  
瘦小的泳衣豔麗  
豔麗如傳世寶瓶  
紫紅的噴吶尚未吹起  
吹起  
“Je suis verte.”  
“Je suis rouge.”

算命

三個人給我算命

一個畫家

一個漁夫

還有吉普賽少女

在畫家的帆布上

我的命淺如河床

錢買來的色彩

是有人欣賞手掌的紋路

像欣賞宇宙中的群星

深信不疑

漁夫指著魚死網破

告訴我

能算的

從來都不在手中

我的生命啊

到底是一泓瘦長的湖泊

還是一條貫通的河流

他不回答我

我對吉普賽人說

我的愛情會遇見我的健康

錯過我的短命

它一定要比河流還長  
比湖泊更深

我對漁夫說  
我的河流要放滿魚群  
春天在潮水中醒來  
秋季遊回南方的河岸

要怎樣占卜  
那些故鄉的小河  
出生前就已烙在我的掌心  
如今流遍我的全身  
再難乾涸  
任由陌生人撫摸著二十年的  
溝溝壑壑  
沒見過深藍色的入海口  
也沒見銀皚皚的雪山坡

要怎樣理解  
倫勃朗徒手畫圈  
執著於每一個標點  
句號是咬尾的蛇  
君在長江頭  
亦在長江尾  
川流滾滾如送客

這滾滾的川流呵

都從左手出發  
於右手抵達  
合上手掌  
我的命  
就成了一個圓

沒有任何畫筆  
能將河流劈開  
我堅信  
命和命不該分成兩段  
圓和緣總是相連

我祈禱  
對著三人一言不發  
像該死的無神論者  
對他人總是猜測  
對自己永遠沈默  
祈禱吧  
直到吉普賽人輕輕耳語  
先生  
請打開你的手掌  
我們時間不多

## 無題

於大象的脊背

夢見大雨，青蛙，和香料市場

賣著祭品 也賣著黃油

熱帶的國王從高原上來

撐起雨傘 和潮濕的雲 解開沙塵

點了一把大火 把五川燒成紅色

燒成陶瓷 滲出血來 反覆滌染斗篷

和不可觸摸者眼裡的血絲

摔成碎片，最後一個莫臥兒王說

請送給每一個商人

每一個旅客 最後一片留給阿周那

留給將軍的肉身 在天空中反覆徘徊

留給那些孔雀色的眼睛

目光比牛角更低

比紅土更低 沾滿兩手

然後把詩一句句 編進頭髮裡

用頭巾掩埋

沒有墓碑——

旁遮普的靈魂啊

比大理石更加久遠